

童文〈不似詞書，勝似詞書—— 談《古代南海地名匯釋》的編寫特色〉

五十多年前，中西交通史學家馮承鈞先生曾應西北科學考察團之請，編寫了一部小型的地名詞典《西域地名》。此書雖然比較簡略，但幾十年內不斷重印，至今仍不失為中亞歷史地理及考古工作者常用的一部工具書。馮先生生前還有志於編一部同類型的《南海地名》，可惜始終未能實現。去年，中華書局出版了陳佳榮、謝方、陸峻嶺編寫的《古代南海地名匯釋》（以下簡稱《匯釋》），不但完成了馮先生的這一遺願，而且由於它蒐羅宏富，資料翔實，學術性強，大大超越了一般詞書的範圍，真是“不似詞書，勝似詞書”。這裏主要談談它的兩點編寫特色。

我國古代文獻中保存著極為豐富的外國史料，著名的英國東南亞史學家霍爾(D.G.E.Hall)在〈東南亞古代史研究的新趨勢〉一文中曾說：“要獲得關於東南亞原始歷史的任何知識，中國史料是不可缺少的。但這些史料使研究者遇到莫大的困難。”這困難之一就是許多古地名難於查考。由於古今歷史變遷，東南亞民族的成分和語言又很複雜，一地多名和一名多地的情況大量存在，再加上古籍記載又常有錯訛，這一切都給古地名的考訂工作造成了極大的困難。一百多年來，許多中外史學家為此做了大量的考釋工作，取得了很大成果。但把這些研究成果綜合起來，系統地編一部古地名詞書，卻還不曾有人做過。現在，《匯釋》正好補了這一空缺，它不僅給研究海外交通史、中外關係史和亞洲各國歷史地理帶來很大方便，而且在編寫的資料性和學術性方面，也都富有特色，達到了新的水平。

翻一翻這部一千多頁的《匯釋》，使人突出地感到它好像一座古代南海地名的資料庫。它不但囊括了古籍記載的南海各國地名，而且於每條釋文之後，都全部列出所見書名、卷數，具有資料索引的性質。

據統計，《匯釋》全書共收錄中文地名4697條，外文地名800多條；引用古籍計217種，包括了“二十四史”、“十通”及《永樂大典》等卷帙浩繁的大型古籍，參考現代學者著作達一百多種。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，編寫者們在力圖求“全”的過程中，付出了多麼艱鉅的勞動。這種囊括式的收錄，對於讀者使用來說無疑有著很大好處。這裏隨便舉個例子：不久前我國放映了中菲合拍的電影《蘇祿國王與中國皇帝》，有人看了以後問我：歷史上真有這件事嗎？蘇祿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？有甚麼資料可查看？我一時回答不清楚，就想到這部《匯釋》，請他去查一查看。果然他查到了書中的蘇祿條，該條不但回答了蘇祿國今天在甚麼地方，而且還列舉了有關蘇祿的全部史料的索引，其中包括《島夷誌略》、《渤泥記》、《星槎勝覽》、《寰宇通志》、《明一統志》、《明會典》、《西洋朝貢典錄》、《廣輿圖》、《明四夷考》、《殊域周諮錄》等，共計49種之多。從這個索引可以找出原書，編出一份有關蘇祿的全部古籍記載的資料。可據此進一步考察和研究蘇祿國的歷史及其與明朝的關係史。這就大大減輕了讀者和研究者去尋找第一手資料的麻煩。這是一座多麼有用的資料庫啊！

《匯釋》編寫的另一特色是具有較強的學術性。這主要表現在它的釋文之中。書中每條釋文，凡今地有不同說法而未能確定的，都介紹了過去比較流行的各家之說，並揉合了編寫者自己的見解，盡量為讀者提供一個比較可信的今地名。如“赤土”一名，各說分歧很大，《匯釋》的釋文是這樣的：

“諸家對其今地的考訂不一。初多認為在今泰國的湄南河流域，後來此說漸被否定，代之以馬來半島或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的巨港說。多數主張在馬來半島，但說法也不盡相同：一說在泰國的宋卡、北大年一帶，其土地亦赤色，……。一說即羯荼的異譯，在馬來西亞的吉打州一帶，……。一說在泰國的高頭廊府或洛坤府一帶。一說在泰國的萬倫府，或位班納縣的廢址池城及其附近。一說在

馬來半島中南部，位馬來西亞的吉蘭丹、丁加奴或彭亨州。也有的認為跨有馬六甲海峽兩岸之地，或主張在新加坡、加里曼丹甚至斯里蘭卡。……”

接著，釋文還訂正了《星槎勝覽》、《西洋朝貢曲錄》中誤把赤土作為印度西南岸第一赤泥的錯誤。這樣就使讀者對赤土一名的今地考訂有了一全面的認識，並確立它在馬來半島是基本可信的論點。如果編寫者沒有掌握有關赤土研究的全面資料，象這樣的釋文是很難寫出來的。

不久前中華書局出版的《文史》第二十七輯中曾載有陳連慶先生的〈大德南海志所見西域南海諸國考實〉一文，如果將它與《匯釋》中所載的南海地名比較，便可發現，陳文中認為《大德南海志》中“今地不詳”或“今地無考”的三十多個地名，絕大部分都可在《匯釋》中找到恰當的解釋。這裏試舉其中三個地名：迫嘉、亭停、賓陀蘭納，陳文都認為“今地不詳”。但在《匯釋》中都有著正確的解釋：迫嘉（第518頁）、亭停（第608頁）、賓陀蘭納（第679頁），其釋文在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。

此外，陳文中一些解釋錯誤或不全面的地名，在《匯釋》中也都有正確的釋文。如吉柴，陳文認為“不詳，或以為交趾的異釋，非是”。其實吉柴即明代的雞唱門，指吉海，在越南東北岸外。《匯編》的解釋是對的（第320頁）。又如登流眉，陳文謂即今柬埔寨的Liger，《匯編》謂即丹流眉，在今泰國的洛坤，為其古梵名Tambralinga的譯音（第796、213頁）；又如不刺，陳文認為即Perlak對音，但又說今名佩雷拉克，地在蘇門答臘島北部馬六甲海峽沿岸。其實Perlak與佩雷拉克是兩個不同地名，Perlak即馬來西亞的霹靂，而佩雷拉克（Peureulak）則在蘇門答臘島北岸，《匯編》的解釋是正確的（第181頁）；又如禧里弗丹，陳文謂疑即肯尼亞的Kilifi，《匯編》則謂即沙里八丹，今印度Nagapatam（第864頁）；其他可舉出不少例子，《匯編》的釋文都要比陳文正確。

《匯釋》中還對古籍記載南海地名中的一些訛誤，作出了校正。如

《鄭和航海圖》中的“士員嶼”，應是“吉貝嶼”之訛；《明史》卷三二三中的“速兒米囊、葛卜”二國，應連上讀為“番速兒”、“米囊葛卜”二國；《太平寰宇記》中的“名蔑”應為“多蔑”之誤，等等，這都可為古籍校勘提供可靠的論證。

古代南海地名還有一個較麻煩的一地多名和一名多地的問題，在編工具書時，必須予以妥善解決。《匯編》對這個問題，做了恰當的處理。如今孟加拉一地，我國古代就有“榜葛刺”、“榜葛蘭”、“邦哈刺”、“傍葛刺”、“傍伽喇”、“朋呀喇”、“鵬茄羅”、“孟加臘”、“孟阿臘”、“孟雅拉”、“孟嘉臘”等十多個不同的名稱。《匯編》不但一一錄出，而且都註明出處。到於一名數地問題，則在該名下，用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順序，分別舉出同名的幾處不同地方。如“馬鞍山”一名（第169-170頁），書中便列出了六個地方，分別寫出釋文、今地和索引。這樣，無論任何一個古地名，都能在書中找到出處，一地多名和一名多地的複雜問題，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《匯釋》也有一些不足和值得商榷的地方，如釋文中對一些今地的考訂沒有指明是誰提出來的，這樣就不易於作進一步查考；某些論證也有可存疑的地方；像《明實錄》這樣有眾多的南海地名的書，卻沒有將它收入（也許編寫者覺得《明實錄》這樣的書需要專門編一本地名索引才能解決），等等。但應該說，這是一部雖無詞典之名而確有詞典之實的工具書，也是近十數年來，不可多得的古地名工具書。編寫者的艱鉅勞動是應予充分肯定的。

（載《書品》1988年1期）